

# 天山深处的大兵



短篇小说选

解放军文艺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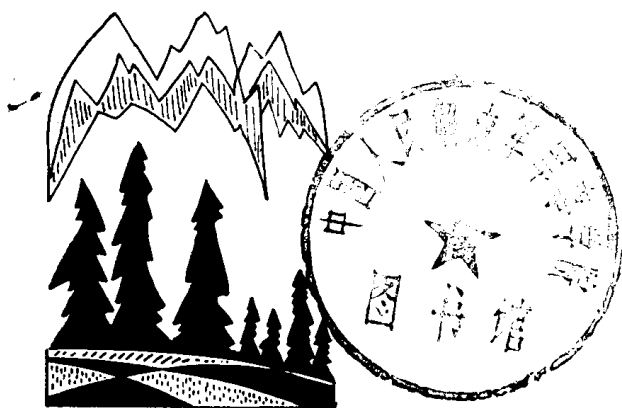
2 035 8073 0

# 天山深处的「大兵」

短篇小说选

解放军文艺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2 035 8073 0

## 天山深处的“大兵”

肖 溪 编

解 放 军 文 艺 社 出 版(北京安德里北街21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 \times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5\frac{1}{2}$ ·插页2·字数296,000

1982年11月第1版·198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0,000 47,000

书号10137·59 定价1.30元

## 内 容 提 要

你想浏览一下近几年来军事题材短篇小说的精粹吗？你想了解一下当代军人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吗？请你看一看这本短篇小说集。搜集在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少是近几年来《解放军文艺》在全国、全军的获奖佳作。有的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连续多次广播，有的改编成电视剧、电影或话剧。它题材广泛，思想深邃，风格多样，故事生动，文笔优美，能引导你从天山南北，走到大海之滨；从欢腾的军营，走到炮火连天的前线阵地。使你和人民军队之间，在心灵上架起一座彩虹般的桥梁。

封面设计：郑在勇

## 目 次

|                 |             |
|-----------------|-------------|
| 标上了 .....       | 朱秀海 ( 1 )   |
| 万家福 .....       | 刘海清 ( 14 )  |
| 愁石匠赶考 .....     | 刘 林 ( 30 )  |
| 看守日记 .....      | 齐 平 ( 39 )  |
| 第一次战斗 .....     | 朱秀海 ( 74 )  |
| 寂静的山谷 .....     | 叶文玲 ( 86 )  |
| 我们班的“党代表” ..... | 节延华 ( 98 )  |
| 喜期 .....        | 张 欣 ( 107 ) |
| 受震动的心灵 .....    | 刘宝玲 ( 115 ) |
| 空谷兰 .....       | 张 长 ( 133 ) |
| 官兵之间 .....      | 杨 闻 ( 155 ) |
| 黑板·杨梅·处长 .....  | 刘春光 ( 171 ) |
| 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 ..... | 孟伟哉 ( 183 ) |
| 六虎墓前 .....      | 安 静 ( 207 ) |



|                 |                       |
|-----------------|-----------------------|
| 打菜窗口 .....      | 宿聚生 (224)             |
| 问问你的心 .....     | 刘增新 (238)             |
| 慈母心 .....       | 李广汉 (250)             |
| 天山深处的“大兵” ..... | 李斌奎 (262)             |
| 最后一个军礼 .....    | 方南江 李 荃 (291)         |
| “姜太公”钓鱼 .....   | 岳恒寿 (307)             |
| 啊,兵! .....      | 海 波 (333)             |
| 白云岛 .....       | 齐 平 (367)             |
| 月儿圆圆 .....      | 柳炳仁 (386)             |
| 乡情 .....        | 武 斐 (398)             |
| 她们的路 .....      | 王海鸰 (410)             |
| 共鸣 .....        | 张 波 (426)             |
| 三角地的黄昏 .....    | 徐 军 (445)             |
| 小草 .....        | 任喜民 (456)             |
| “书迷”立功 .....    | 壮族战士 <b>韦建勇</b> (471) |
| 人的需要 .....      | 毛小榕 (476)             |

# 標 上 了

朱 秀 海

喂，前天晚上家属院出了件希罕事，参谋高玉岐跟妻子爭“红点”吵了起来，惊动了参谋长也沒断出个子丑寅卯来。

## 历 史

一听你准纳闷，这上上下下谁不知道老高这热热合合一家人哪！老高是团作训股的参谋，工作学习都有股冲劲兒，只是嘴皮薄，爱说个俏皮话。妻子刘玉慧在县制药厂上班，为人憨实，言语不多，就是有个不让人的犟脾气。前几年，玉慧下班回来，烧饭洗衣，家务活竟不让老高沾手。开始老高见活还动动，后来也就乐于“习惯”，让她独揽家务了。玉慧有时忙得锅里一把、盆里一把，他却跷着个二郎腿。玉慧从未因此埋怨过他。她有自己的生活标准：不管自己怎样累，只要能听到人家夸她的老高“工作如何好”，孩子们怎样“干净利索”，夸她自己会“理家过日子”，心里就充满了生活的满足。越是这样，老高对妻子越谨慎。

是敬她？是怕她？也说不上个准儿。不过有的是闲工夫到隔壁逗趣儿。一见申股长又在做饭，那话就蹦出来了：

“喂！我说你现在是上班时间，还是下班时间？”老申打着哈哈说：“我下了班还得干加（家）班。怪咱前辈子没烧好香，碰上这么个姓李的。”李敏正在里屋看书呢，听到外面哈哈闹，笑着走出来，冲着老高啐道：“又来咬嘴嚼舌啦！”嘿！这大学生，你知道啥叫夫妻！

不过，老高也感到妻子有一条比不上人家李敏。玉慧初中没上完，加上前些年没读书，学过的也忘了个差不多，遇事总要找李敏请教。老高也偶尔就此取笑妻子。譬如一次玉慧眼不好，李敏告诉她多吃菠菜。老高最讨厌菠菜那个涩味，见玉慧要炒菠菜，扭扭脚底下的卷心菜说：

“说你笨你还犟，卷心菜不比菠菜维生素A多？！”玉慧问：“当真？”“我还能骗你？”玉慧马上去炒卷心菜。菜上了桌，李敏来找酱油，玉慧和她在厨房里唧唧咕咕说了几句，李敏哈哈笑着跑了，玉慧红着脸进来，不吭气照老高肩膀上狠揍一巴掌。老高咧咧嘴说：“到底近人远不了，你打我也净拣这不疼的地方。”玉慧“噗哧”一笑。下顿饭先炒一个卷心菜端到老高面前：“尝尝，咸不？淡不？”李敏为她抱不平，拿本书给她：“读读，省得让人家出你洋相。”玉慧一见那本书纸页发了黄，顿时眼睛闪烁出惶惑的神色：“哎哟，这是啥时候的老古董，别中了毒！”

结婚第二年，玉慧一顿饭时生了俩闺女。老高逢事爱出个鲜点子。这几年见孩子大了，就想尝尝当爸爸的“滋



味”。吃饭时喊：“大笨二笨，给爸爸端饭来！”姐妹俩对此完全凭兴趣对待，并不十分听话，老高灵机一动，找张纸上格，写上俩闺女的名字。每天谁给爸爸拿饭次数多，跑得快，就点个红点；谁落后了，就点个黑点，星期天评比，谁的红点多就“奖励”谁。开始玉慧还说他是瞎闹，后来孩子上了学，见他逐渐把评比内容改为“谁做好事多”、“谁答的习题对”，也就乐得让他们父女闹去了。

### “M”和“W”的冲突

去年年底，制药厂党支部提出了个口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钻研业务！”厂里健全了岗位责任制，各车间三天一考，五天一试，人们都象着了魔似地读哇背哇，一天到晚竟没个消停。就这样，厂里李书记还一个个“加油”哩。一次竟然问到了玉慧：“他刘姐，你打算咋办？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你是下劲搬砖添瓦呀，还是站在一旁看热闹？”尽管李书记笑着，玉慧听了却特别别扭，脸上红了半天。回到家拿出小本子背背吧，七股八岔净事等着她，张口叫老高帮帮手吧，嘿！团里正搞参谋“六会”训练，他的功课一天紧似一天，每天一个人念念有词地忙到半夜。她不忍心干扰丈夫。“咋办呢？”她发愁了。

元旦后的一天，老高和老申在师里参加参谋“六会”考核得了满分。俩人喜气洋洋地回到家门口，老申拉着老高到家里喝两盅儿。他进屋大模大样一坐，冲着李敏喊：

“快做点好吃的慰劳一下子!”“我慰劳你?谁慰劳我?”李敏兴冲冲地走过来，哗啦一声把一张奖状摊在老高面前。“哈哈，你也成了学习标兵啦?”老申摸摸后脑勺，“那咱——嗯，互相慰问吧。”说着就动手炒菜。老高心里一动，问李敏：“咱那个伙计咋样?”“你先问问你自己。”李敏剥着葱说，“你架子小点，多干点粗活，她保证比你还进步。”老高喷着嘴说：“你别给她戴高帽子。我天天劝她‘要学习，整天围着锅台转没出息’，可她就是歪嘴骡子不上套。”李敏斜着眼扭住他笑，好象是说：“算了吧，你呀……”三杯酒落肚，老高走了，两步跨进家门，见玉慧正包饺子呢。他问：“厂里考试你得几分?”“三分。”玉慧说着，赶忙起身下饺子。老高扭扭墙上大笨二笨那张评比表，心里乐了。

等玉慧把一锅饺子捞出来端到桌上，只见老高在那张评比表上又画了两列格，上面分别写着“M”、“W”两个英文字母。“M”下面点个红点，“W”下面点个黑点。大笨拉拉妈妈衣襟，指着那个“W”说：“爸爸说那个口朝上的是你。”玉慧眨巴眨巴眼皮，忽然记起了“M”、“W”分别是英文男、女的第一个字母。她冲着嘻嘻哈哈的丈夫说：“你这是唱的哪国戏?”

老高止住笑，说：“你得三分，我是五分，黑点不是你的，是谁的?”玉慧脸红红地说：“我跟你比啥，我又做饭，又带孩子。”老高大腿一跷：“噢！有家务就不能学习啦！要都象你，四个现代化要到哪年哪月！人家李敏不是和你一样?”他故意长叹一声，“哎——甭找客观了，谁叫我娶个巧

媳妇呢?!”

以往两口子说笑话惯了，玉慧从未红过脸。这次老高也以为取笑一番就完了，拿筷子就去扒饺子。不想听者正有一肚子苦处没有说，丈夫这么一激，怨气腾腾冒出来变成了火气，火气没处泄又变成了志气。她心一横，一把夺过丈夫伸过来的筷子，沉着脸说：“以上算我输了。从明儿个开始，一天比一次。就是得学隔壁，做饭也得轮着来。”

老高一见妻子认了真，忙腆个脸赔不是：“你看你那个小心眼，我不过是说个笑话嘛！”说着又拿筷子扒饺子。玉慧忙拦住盆子，说：“说是说，笑是笑，我才不听你那个溜溜凉的话呢！”老高越听越不是碴儿，忙笑着说：“刚才算我说错了，你不高兴捶我一巴掌吧。”又要伸手扒饺子。玉慧一把把盆子端起来了，说：“你这不上桌的货，你学习我就不进步啦?!你说敢不敢比，说了再吃!”

几整几不整，老高的脸子拉下来了。他想：做饭你还能卡住我这当过炊事兵的？就硬着腔说：“比就比，咱向来没装过蒜。”玉慧把盆子一放，拿碗来扒了垒尖一碗饺子，浇上葱花酱油，往老高脸前一送：“给！”然后找来两张纸片，分别写上“高玉岐”、“刘玉慧”，贴在那个“M”、“W”上面。

## 初 试

第二天就是老高做饭。早上还好，午饭照旧例是两菜

一汤焖干饭。下午团长要讲新课，他怕耽误时间，未切菜就先捅开了炉火，坐上了锅。手忙脚乱地切好菜就把油“咕嘟”一倒，未想到锅烧红了，油“腾”的一声着起火来。他赶忙倒萝卜片压火，“咕咚”一下又砸得油花四溅，火在锅沿上着起来了！他慌了神，捏着锅耳朵把锅从炉子上拉下来，俩手上烙了四个火印，疼得直咧嘴。事有凑巧，李敏来找酱油，一见这场面，咯咯咯笑个不停，说：“你今个儿咋也上加（家）班啦？”老高吹着手指头说：“我吃她做的饭吃腻了，自己做着吃新鲜。”李敏扭着满地萝卜片，捂着嘴只是笑。老高恼了，说：“笑啥！这叫‘热锅快炒’，不破坏维生素，懂不？”就这样，等做好吃完收拾了上班，差点迟到了。临末了团长笔试，他竟有一道题没答出来。

晚饭后，老高刷洗完了，腰也酸，胳膊也疼，再没心思复习课目了。往床上一倒，直骂自己：干嘛出这个歪点子，画虎不成反类犬！想到这，又好笑。这时玉慧进来了，问他：“今几个得了几分？”“四分。”“那你考考我。”玉慧说着，递过一个本本来。

老高接过一看，只见那上面密密麻麻抄满了制药厂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数十种药物的性能、用途和注意事项。他想和解，信手翻着，问：“‘阿斯匹林’治啥病？”

“‘头痛发烧，阿斯匹林一包’，这谁不知道！”

老高停住手，笑着问：“白面馍治啥病？”

“去你的！”玉慧瞪起了眼珠子。

“哈哈，这都不知道？治饿！”老高笑着，又挑那一看就

会的问了几条，玉慧一一答了。他故作惊讶地说：“哎哟，你一天就背完了，我可不敢给你比了。”

没想到玉慧却恼火起来，怒冲冲地说：“你这是存心羞人不是？！我还没背会一小半哩！好啦，今几个黑点是我的。”她拿起毛笔在自己名下点了个黑点，笔一扔，又忿忿地说：“咱走着瞧！”

### 成了“标兵家属”

自从制药厂党委举办了业务学习班，玉慧更忙了。每天晚上安置孩子们睡了，她就抱着那个本本，趴在台灯下背。有一天竟到了十二点。老高醒了，说：“一锹掘不出个井来，明天再说吧。”玉慧不答理他。隔一会他又说：“要想得红点，天明给你一串子。”玉慧火了，骂道：“打你的呼噜去吧，甭管！”老高不吭了。熬到一点钟，玉慧还在闭着眼唧唧呀呀地背。老高不禁心疼起妻子来，爬起来捅开炉子，给玉慧下了碗鸡蛋面，端到她面前，玉慧正沉着心背东西，竟没发觉。老高站了一阵觉得冷了，才说：“吃面条吧。”玉慧猛地醒悟过来，看见丈夫只穿着贴身衣服，忙接过碗放下，拉件大衣给老高披上。一碗面条吃完了，一句话也没说。

没过几天，玉慧就把那本本上的东西背得滚瓜烂熟。老高呢，天天进行新课目，免不了有个三分四分的，渐渐红点就点不到自己名下了。一天中午，玉慧满脸红晕跑回

来，只是笑。老高说：“今儿个吃了喜鹊蛋了？”玉慧止住笑，没吭气。这时老申两手油灰笑哈哈跑过来，冲着老高说：“老弟你真行！我加个白班就委屈得受不了，你连夜班也干上啦？！”

老高莫名其妙：“咋啦？”

“听李敏说，玉慧今儿个在厂里劳动标兵会上介绍，说你帮助她学习，半夜起来做饭送到脸面前。厂领导听说了，要请你这个‘标兵家属’去讲讲呢。”他突然“哼哧哼哧”鼻子：“哎哟，我的菜烧焦了！”哈哈着跑了。

玉慧拿出两件东西，往老高怀里一塞，指着说：“这是喜报，这是‘请贴’。没拖你的后腿，还让你沾光戴朵大红花呢！”她脸上洋溢着甜蜜的幸福，深情地望着丈夫，说：

“别看你那个‘激将法’，可是歪打正着了。真的，我觉得那表上的红点就是知识，那黑点就是愚昧。一个人红点多了，才能为党多做工作；一个民族红点多了呢？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就会更快！”她停顿了一下，对老高说，“哎——帮帮忙写篇批判稿子行不？题目就叫——‘四人帮’反对学科学学文化用心恶毒！咋样？”

“不行，这题目太拉杂啦。”老高动起了脑筋。

### “千虑一得”和“偶然发现”

但老高毕竟是老高。他想：同志们个个擦着劲学习，只恨一天没有二十五个小时。得想个点子，咱俩再提高一

步。晚饭后他叫住玉慧，说：“我不能跟你比了，你就是那一小本，我今天是‘运动战’，明天又是‘游击战’，明摆着我吃亏。”

玉慧问：“你说咋办？”老高说：“要比就得公平合理。我钻研军事理论，你就得学制药的理论。”玉慧说：“那是技术员学的东西。”老高又神气起来，说：“看你那个死心眼！学会理论好处太大了。生产中有了问题自己就能处理，说不定还能来点创造发明呢！——你要是心虚，咱就‘花果山锣响——收猴（收场）’！”

玉慧拍着手笑道：“咱俩算想到一块了。”

老高望着她不由得产生了几分敬意，但口里却说：“你别得了上风就扬石浪！”

转眼冰化雪消，又是杏花飘白，细柳飞翠，到了三月中旬。一天中午，老高闷声不响，一个劲往口里扒拉饭。玉慧敲敲盘子，喊：“吃菜！”老高没吭。玉慧说：“嗓门叫骨头卡住啦？”老高瞪瞪眼说：“就你有心思说废话，出大事了。”啥事叫你愁成这个样子？”“给你说也没用。一营野外驻训，偏偏碰上爆发流行性感冒，一下子躺倒几十个。卫生队想了不少办法，就是挡不住。”

“哎呀！你不早说！我昨天翻杂志看到一个小经验，用鹅不食草煎汁滴鼻子预防流感很有效。”玉慧说着，慌忙从自己的书堆里找出一个红皮封面的杂志，掀到一页，拿给老高：“你看！哎——在角上。”

老高一把夺过来，看着看着，一脸乌云转眼成了晴

天，他把手里的碗一扔，拿着那杂志就往外跑。玉慧问：

“哪去？”“报告团长去！”老高连蹦带跳地跑远了，玉慧忽然想起了什么，急忙端着碗在后面赶他，喊：“哎！老城墙南边有这种草……”

三天后，老高回来了。一见玉慧，乐得合不拢嘴，说：“掌柜的，你这计一献，可把流感一家伙镇住了。团长说要给你记一功，连县医院的老大夫都要来咱家瞧瞧姓刘的老草医呢！”

“就你会出洋相！”玉慧红了脸。

“你别高兴傻了！”老高说，“我也并不差，”他拿出一卷稿纸来，“我写的《核背景下的战场撤离问题》，经上级首长审查，说有‘新发现’，让我加加工发表呢！——我这可是‘千虑之一得’，你呢，瞎猫正撞上个死老鼠。啥时候你能在制药上来点‘新发现’，我才服你呢！”

玉慧听了，呆呆地想起心事来。

## 光 荣 的 人

当天晚上，玉慧又从厂里抱回一抱书刊来，晚上熬的时间更长了。老高开始没觉得怎样，后来发现她一天天呆起来。

一次，玉慧半夜没睡。老高爬起来给她倒了杯开水，又放了把红糖。她扭着杯子里的糖，又说起呆话来：“这糖咋化这么慢？”老高说：“用筷子搅搅嘛。”她拿着筷子搅着，



忽然喊起来：“化啦！问题解决了！”把大苹二苹也吵醒了。二苹揉揉眼说：“爸和妈怎么啦？”大苹说：“在争水喝呢。”老高说：“胡说！你妈傻了。”玉慧咯咯笑起来。

一晃二十多天过去了。一天上午老高下了班，骑着车子上街买菜。一到制药厂门口，见一群人围着“光荣栏”看什么。他挤上去一瞧，原来是新贴的一张“喜报”：

### 不畏困难 刻苦钻研 大胆革新

包装工刘玉慧成功地改革了“5”号投料和  
催化剂，解决了“55号”药生产过程中的难题，  
产量增加三倍。

“哎——都来看！”老高正看着，冷不丁被人拉了出去，原来是李敏。她冲着一大群刚下班的女工，拨开嗓子喊起来：“都来看！这就是咱玉慧那一位，咱叫他介绍介绍帮玉慧学习的经验好不好？”三个妇女一台戏，这个说：“守着女当家的做夜餐的是你不？”那个说：“玉慧生就的耳朵垂子厚，是个福像，不然咋碰上这么个人！”有的说：“俺那一个能抵他一半我也比这有出息，洗回尿布三天没出门，光怕人家说他怕老婆！”“哟！脸红啥咧？都象你这样，我们都成了发明家啦！”嘻嘻哈哈吵闹得不分瓣儿。

李敏忙喊：“别吵，听人家说嘛！”老高满脸发烧，浑身希拉拉净汗了！人围了一圈子，溜又溜不掉，俏皮话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只说：“我又没帮她，说啥？”“哎哟，还谦